

集部

容亭類稿卷八

雜著編二

宋 楊冠卿 撰

辨疑問

治體

問治道有本原為治有徑術談者類為是言然詰其所自則懵不知何説有以賞罰為言者則曰賞罰人主之操柄有國者之不可一日無也昔者齊國褊小諸侯未

之服從一旦威王召即墨大夫而封之召阿大夫而烹之於是羣臣莫敢飾詐務盡其情而齊國大治强於天下賞罰者其治之徑術乎然不賞而勸不令而威帝者之治又未始汲汲於賞罰何耶有以刑名為言者則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刑名者其治之徑術乎然歲斷死刑纔二十九斗米三四錢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其效乃見於行仁義而刑名不之用又何耶竊意談者之言

皆未得其要領所自也恭惟聖天子未明求衣日昃不食恭儉憂勤焦勞圖治十五年於今矣以仁義之道則安而行以賞罰之權則公而當宜其成效大驗視古無愧焉可也然內而朝廷外而郡縣誕謾虛偽奔競茍且今猶昔爾上而百執下而民庶浮靡驕奢越常亂俗今猶昔爾吏員兵籍日益繁多而熙績禦侮之效靡聞法令賦斂既備且極而創例虐征之舉不已簿書填委文移猥并視之邈如而陳篇奏記請謁覔舉則交馳於道

是無怪乎庶事之煩冗習俗之澆漓舍農桑事雕飾棄本逐末日淪於薄而冒法抵憲者紛然莫之禁也詔旨丁寧廷臣獻納及於此者毋慮再三所以告戒者非不切至今乃未能翕然大變其俗何耶豈澆漓之積化而不能而羣臣飾詐莫盡其情所以致然耶是必有定論於此也或曰漸靡之習有不能遽革於振治之暫而庶事之備未嘗不成於積累之餘自武而成成而康驕淫利口之風未殄也自高而惠惠而文辞語德色之俗未

衰也彼周漢之君亦何嘗切切於是哉漸而化之其終俱底於治似未可以經術之說尤之也曾不知昔之羣寇廧爭八方鼎沸而王景畧得其術行之於關中不朞年而道不拾遺夫道不拾遺三代之所難致景畧且談笑致之孰謂今日有所不能乎諸君幸考古驗今歴陳其說庶有見儒者之通世務云

石經

聞自秦滅學聖人之經淪於煨燼天下不復見其純全

殘編斷簡出於屋壁閒賴漢儒收拾其遺而補其缺故聖經於是復明然人自為學家自為師父子異同之論紛然而起甚者至於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此李巡所以有刻經於石之請而靈帝且詔諸儒讎定之也當時名儒如議郎輩嘗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刋於石碑立之太學門時人謂之石經而天下學士咸所取法固若可尚焉然石經既立議者尚或譏其禮經之失何耶信如其言則諸儒之讎定亦未足為世之法則矣今考

之洛陽記其碑之殘缺雖不能全然存者十七八皆可覆而驗也似又不容輕議於其間而唐人乃慨然憫經籍之訛不能刋正力與諸儒討論正其遺失立石於太學以為萬世法又何耶李唐去今猶未遠其載籍所傳皆耳目所接是否尚可究也彼之所正遺失者竟何事其畧亦可得而聞否或曰揚子雲作太元後世必有揚子雲者出然後其書為可傳聖人之經自遭秦火後世亦必待聖人者出然後其經為無疵漢唐諸儒其識見

豈及乎此紛紛之論奚益哉我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洒宸翰刋之翠珉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缺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又且建為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今亘古未之前聞士生斯時得以聖主為師拭目觀盛典千載一遇何其幸耶竊謂自古帝王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諸君蒙被教養之日久所謂老於文學者視此其可已乎顧撫漢唐石經之得失形容夫

今日之盛以待有司之所决擇

禮義亷恥

問管仲任政於齊齊桓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仲之謀也其書八十六篇自劉向校其重複至於今傳焉向謂其務於富國安民而道約言要有合於經今取而讀之初無甚高難行之說其牧民首篇乃曰守國之度在飭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彼之所謂四維者禮義亷恥是也且人而知夫禮則不踰節而

上位安矣知夫義則不自進而民無巧詐矣廉則不蔽惡而行自全恥則不從枉而邪事不生是豈不為治之要術乎竊意齊之所以强桓公之所以覇皆管仲斯言維持效也然唐人之論則曰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

子之言也信如其言則廉恥由禮義而生禮義之維絶則廉恥不復存廉恥之維存則禮義固自若四維者吾見其有二未見其所以爲四也管子之言不幾於贅乎然漢人賈誼則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諄諄數百言且有及於管子四維之論又何耶大抵聖人之治天下於此四者不可缺一而爲治也誠能厲此以御羣臣則人皆懐德戮力國家鞏固有金城之勢此誼所以謂

厲廉恥行禮義所致也今而去其二尚可為治乎唐人之論是否果如何識者其必有見於此矣近世之士夫見利則逐見便則奪判於禮義而汨喪廉恥者十嘗八九若以誼之所謂頑頓亡恥㝠詬亡節廉恥不立者伯仲之相去蓋又遠甚其勢政如瘻人之疾駸駸乎日淪於膏肓而莫之振起使管子復生於今視此寧不為之寒心哉即是而論則四維之厲在今日誠不可朝夕緩也聖天子頃下明詔固嘗以無伏節死義為深憂而逥

之議臣又欲舉管子之四維而厲風俗勤懇切至誠當世之急務上之人亦可謂無負於天下矣然君子之議尚慮乎忌與怠者其心之所不樂聞且以唐人二維之論為口實而謂夫四維之言非管子之言不足以訓故願與諸友評之幸道其所以然之故毋畧

求遺書

問爻畫肇於包犠文字生於蒼頡圖籍之傳蓋非一朝夕也自秦下焚書之令先代墳典掃地不復存故天下

後世始以不見古書為恨而右文之主亦汲汲然惟殘經闕典之求無斁也吁秦之火其酷於書如此哉然書因秦火而亡固也亦有非秦火而亡者試與諸君評之夫書之二典載堯舜之事詳矣康衢之謡南風之歌二典之所宜載者也何為書獨遺之其言乃見於列禦寇書孔子家語耶三皇五帝之書周外史掌之三墳五典之書楚左史讀之而黃帝顓帝之道具在丹書宜若可考而知矣周武何為而不知乃以其道問諸太公耶意

者外史之所掌左史之所讀黄帝顓帝之事亦有所闕
而不載歟證夏商之禮孔子謂文獻不足闕史借馬之
文孔子謂其今亡夏五郭公春秋或以闕文而無所增
周班爵禄孟子亦謂籍去而不能詳唐虞成周之時其
書未為秦火也書之闕已如此其於秦也夫何尤説者
謂六經之免於秦火者卜筮之易諷誦之詩而已然夏
之連山商之歸藏易也二易之書胡為而不傳差以毫
釐謬以千里易也易之書胡為而不載南陔白華之詩

華泰由庚之詩崇丘由儀之詩詩也又何有其義亡其辭耶即是而言則易之與詩非以秦而存明矣漢之入關蕭何入秦丞相御史府收秦圖書藏之則是秦自易詩之外復有所謂圖書者存其後挾書之律漢除之獻書之路漢開之或遣謁者求其遺或採闕文補其逸六藝百家之文既已悉上送官而河間所得又皆先秦舊書孔之屋壁魯之淹中亦莫非書之古文禮之古經也書禮宜其蔑有闕遺而汨作九共月令考工等篇或遺

而逸或補而全者不可一二數復何歟豈蠹簡之傳寖久而失其真抑史臣所述未足深信也隋人謂書有五厄其論不專咎於秦其亦有見於此乎嗚呼經之遺文秦之古書不可復見矣若河東之三篋西河之漆書汲冢之竹簡無非古書也其書亦可得而聞歟九種七畧之名四類四部之分與夫七志七録之著四庫十二庫之藏亦無非古書也其篇目皆可得而究歟國家垂精藝文求書之詔時時而下聖聖相承皆以是為急務故

遺編墜簡雲集京師典章之盛視古無愧太上皇帝南渡以來固亦詔有司搜訪逸文儲之廣內石渠中以傳之無窮然篇籍散亡於兵火之餘視祖宗祕閣三館所藏尚或有所未備今日議者所以復有求遺書之說也然求之當如何將遣使以求之歟則括江淮之使必得人如苗拾遺訪三川之使必得人如庾都官或謂其人未易得也將立賞以求之歟則同光試官減選之法乾德引驗任職官之法大中祥符賜出身補三班之法似

亦未易輕舉也昔人云求訪難知知者吝惜必須誘之以徼利果爾則優給金帛無恤乎千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之議可也諸君考古驗今胸中必有成説幸援前所疑者一二條陳之以待上之採擇

役法

問法之行於天下病於啓民之爭心而多怨爭且怨則趨上之役類有怵迫亡聊之意非其心之樂為也吁為法者亦安取乎民之不樂而强之哉古之時有庶人在

官之役府史胥徒其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凡用民力歲不過三日故靈臺有子來之衆鼛鼓有弗勝之喜非若後世之不樂於從事之甚也試以役法一事與諸君商之夫保甲之置與夫都副長正之異名不過使之譏鄉井司鬭訟而給公上之役亦周人鄰里相救助之遺意後魏里鄰黨正之故事也行於今日則猾吏高下其手以啓夫爭端姦民移其産以附之外户雖明察之吏有所不能竟其欺而我獨賢勞偃仰休息不均之弊於是

乎生其可無所處於此乎國家嘉祐之前嘗行丁役之法矣一變而為募名熙寧之後嘗行募名之法矣又變而為丁役由丁役之弊則所配不均而中産往往有碎其家而仇其上者民瘼如之何而不恤由召募之獘則游手無賴不足倚仗往往有易姓名而之他郡者公務如之何而不虧是二説可為善後之計否耶主上厲精于治深恤民隱往者綸言之布首以均役法為重務所以寄是責於百吏者勤切且至是以邇者建議之臣獻

官民户均差之法田之制也以官品為之限而富强之家與其子若孫俱不得以肆其姦真良法也然一法立一獘生田以官品為限固也為之子若孫則減其半且家得十頃若十子均之則人得其一過是數亦役矣逮夫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數十載之後支分派别則一頃之數均為數十家未艾也是則有官之子孫俱不免於役富厚者連阡亘陌亦與前所謂十頃家之子孫流轉均差是何富者之佚而官户之子孫勞役無已耶是法

一行則中下之家皆將碎其産而不可復全又何取乎均役為令欲使官户中産之家與富者流轉均差之法行之悠久而無弊必使公家不乏事人情無怨咨如之何則可不然則官雇募之法義役之法亦可行乎君子之學貴通時務試條陳之毋畧

府兵之制

問鄉遂之制泯然後齊以内政顯内政之法壞然後唐以府兵聞鄉遂内政遼乎邈矣獨府兵為近代之良法

蓄材待事於居處教養之日荷戈力穡於倉卒有警之時志史者謂其得古大意信乎其得古之意也然嘗考之謂天下置府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此陸敬輿之説也内以十六衛蓄養戎兵外開府五百七十有四此杜牧之説也二子唐人也所論異同如此志唐兵者乃言置府六百三十有四而關内二百六十有一則又與二子之言大相戾矣其説當孰從歟自夫以彍騎代府衛其弊乃至於不能受甲為之兵者疑若有百奔無一前矣

然肅宗之復兩京李郭之平巨盜非復曩時師也而又以成功何耶若然則府衛未必是而彍騎未必非也德宗慨然有復古之意詢計於李泌者至於再三自其募戍卒耕荒田之策行而願耕者十五六請以府兵之法理之似亦可復矣而竟無成功至李德裕帥劍南家鳩一壯卒緩農急戰號為雄邊子弟則與府兵之法果相遠乎德宗不能行之於天下而德裕之區區乃能行之於一路又何耶聖上經畧中原修明軍政御便殿而閱

武士詔郡國而選車徒而邊庭戍役則又遣夫禁旅之良貔貅百萬莫匪精强威靈氣焰固足以折遐衝歸侵疆矣然雲屯萬竈張頤待哺者嗷嗷大農饋餉日以不給聞為國遠慮之臣思所以為足兵食之計未得也儒者之學貴通時務其可無説處此乎聖上聰明英武遠過太宗其設施注措嘗欲以太宗為法寓兵於農之制亦可次第舉而行之否今兩淮之民名籍隸於官而號為民兵者歲不知其幾監司帥臣教閲以時朝廷又間

遣使臨之以問其疾苦茲豈徒為文具説哉竊以廟議必將有以用乎此也夫民既隷籍以為兵則無事而耕有事而戰亦古制也今欲使之與戍卒耕閑田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目前之利既足以省運漕而足兵食歳月之久又可因以理府衛之法是説其果可行乎不然則置屯田者亦能省度支錢二十萬開營田者亦能歳收粟三十萬斛顧何昔行之之易而今行之之艱耶諸友席珍待聘非一日矣願考古驗今詳究前所疑者併

以可行之制為今日邊備獻毋借聖言為解而曰軍旅之事未學也

墾田

問地遺利民遷業大患也無盛以迫之屋粟以病之夫家之征又深懲重困之古之農亦有不出於其所樂趨而必待上之法驅勢禁而後為之耶大司徒頒職事遂人教稼穡里宰田畯之屬又從而勞來勸相之古之吏其誠於為民耶抑亦奉君之意而不得不爾也漢世設

力田之員除農民之租而太倉腐紅不旋踵而效形於公私哀痛之餘後周之時蠲官牛之輸租賜田廬為永業而地利數倍之獲未幾而利於葺屋植木之後夫用力於戞戞乎之初而計功乃如桴鼓之速豈亦法意俱善而然耶抑民之自勉歟其毋乃長吏奉行之虔出入阡陌有以勸率而然也今之淮楚荊襄與夫湖廣閒沃野綿亘不知幾千百里然禾黍之地鞠為蒿萊肥饒之壤蕩為荒穢耕夫過之掉臂不顧何耶意者土未加辟

豪强操契券以攘之禾未登場有司履畝而税之農之捐種糧躬襏襫霑體塗足終歲勤動曽不得粒粟以實其枵腹勢凌虐征已紛乎其前為吏者且漫不加省農亦何苦自納諸畧濩陷穽而莫之辟也是無惑乎田野不辟家給人足之效蔑如也聖天子力本務農勤懇切至近有以官莊田利病為言者帝且温顔顧問次第行之况淮楚荆襄湖廣之閑田未耕者乎竊意聖心攸屬無日不注想於是也議者謂曩歲持荆湖節者嘗援乾

德故典請于朝欲見佃者止輸舊稅開墾者永不通檢而安集招誘則責之長吏帝吉俞允俾其告訐搶奪者不容理用心勸誘者議旌賞夫惟利是狗人之情也狹鄉之民駢肩側足以爭尋常一聞此令其誰不樂趨階書勸農吏之職也旌賞之渥且不忘其功一聞此令其誰不加勸將舉是説飭有司力行之不識可乎昔河南尹招流散而除租稅始也居民不盈百戶終於野無曠土荆南留後撫凋殘而課農桑始十有七家終於民富

軍贍兹又勸農之效彰彰者今欲命令之孚而奉行者不視為虛文民吏之相習而安於田畝無狼顧之慮富給之利上躋周漢不特有河南荊南之風以無負聖上重民事之意蓋有故焉諸君通世務胸中豈無定論考古驗今併陳之毋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客亭類稿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容齋類稿卷九

宋　楊冠卿　撰

雜著編三

愚慮說

重楮幣說

夫所謂重楮幣者何也愚聞之物無輕重物物者能為輕重物物者執物之權者也故輕重不隨乎物而物之輕重不得不隨乎我土之與金其貴賤固異也齊高祖

欲使之同價士與金不能自為輕重而輕重之者齊高也鹿皮之與錢其緩急固殊也漢武帝以方尺之皮直錢四十萬而諸王朝享非此不行鹿皮與錢不能自為輕重而輕重之者武帝也齊之君漢之主執其物物之權故欲重而重欲輕而輕惟所欲耳愚固知執利權以制天下者不患乎物之不我隨也今日楮幣與錢並行凡幾年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亦知其弊之所自來乎且西州之楮幣其便用亦東州之楮幣也東州之

銅錢其流通亦西州之鐵錢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無弊貿百金之貨走千里之塗卷而懐之皆曰鐵不如楮便也而東州則不然楮日輕錢日重楮日汎濫錢日匱乏富家大室競以藏鏹為得計而楮幣之行於行都近郡之外則滯而不通有兊折之弊有偽造之弊有售而不樂取之弊益憂憂乎難行而反以蠹銅人皆病之何耶益嘗思之文帝重粟而天下之民皆力田趙王好劍而門下之士皆說劍所重在此所趍在此惟視夫上意

之何如耳人皆曰蜀之鐵與此之銅一也而不知其二也愚聞蜀之父老曰鐵之為質易於鹽壞不可以久藏如銅比也是則銅者人之所貴鐵者人之所賤故蜀之鐵與楮並行而無弊今之銅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賈利其所藏而不肯輕用耳其意若曰楮虛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錢實也藏之而無弊也況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無窮民間之輸於上則惟銅幣之為貴吾何苦以吾之實而易彼之虛哉故錢日乏而楮日輕州郡之間

執虛劵相授殆有終日而不見百錢者則又何怪其不弊耶或者不原其弊也則曰東南與蜀異也楮之不宜於東南廢之可也愚則曰救之可也廢之非也夫蜀救獘之法東南之所未盡行也何謂未盡行也夫蜀之立法則曰租税之輸茶鹽酒酤之輸關市澤梁之輸皆許折納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賤則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賤貴則官散之以示其稱提使之勢常平而無此重彼輕之弊夫如是則楮與鐵常相權而

公與私常相濟何弊之有哉今此則不然天下之輸稅不責以楮而必責以錢官務之支取既無其錢而徒易以楮至發納上供官則以微價收民之楮以充其數則是我不欲此矣而求民之無輕乎此其勢固不可得也朝廷欲革其弊曩者固嘗令官自出錢比民間兊折之價重其價以收之然其法則一人日支一緡過其數者罪焉胥吏艱阻之態百出民亦何苦費力如是而受無辜之責耶無惑乎今自行都兩浙近郡之外閩廣荆楚

楮幣不通之患如昔也夫欲使民之視銅如楮視楮如銅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令為之法曰吾之楮與銅初無輕重也將以相權而行也自今日以往凡遠近之輸於公者錢楮各半否者不納也如是則非特近者重之而遠者亦重之遠者重則近者有所泄楮之價其必無減折之患而銅之重亦變而為輕民之楮雖不支於官其價自與官等矣輕重之權是豈不在我哉嗚呼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我

自輕楮而責之民我自重錢而恠楮之不輕固亦不知事體矣陸贄謂錢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錢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劉秩謂物少則作法布之使多物多則作法收之使少二子之時未有楮幣之患故惟以錢物輕重為言愚請借二子之言以為楮幣之說庶其無獘不下於西州云

省兵食說

夫所謂省兵食者何也愚聞之侏儒之曹蠹漢倉之粟

濫吹之伍叨齊國之禄齊禄漢粟損之以歲月未覺其害固也然山林之茂野燒之不供江海之泄漏巵之不能實愚又竊為齊漢寒心也天下之事養是人也必欲獲是人之用也徒養之而無所用之徒費也徒費尚足以為天下哉何者吾之廩粟俸錢一毫一粒皆民膏脂也朘膏脂以養無用之物無用之物則利矣病民何如哉嗚呼亦知後世之兵為食之大蠹乎井田鄉遂之制齊微變之内政之法桓公姑以便一時云爾國中之士

為兵鄙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權宜也然
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而北伐山戎南伐楚無不如意
不聞其徒養而無濟於用也府兵之法唐因周隋而行
之有事而戰事已而耕大利也開元之主輕變而為彍
騎天寶以後邊將益兵浸多調度愈廣每歲衣用千二
十萬匹糧百九十有萬斛一旦范陽有變而六軍之士
皆不能受甲嗟乎井田不幸為內政而內政尚未有徒
費之兵府兵不幸為彍騎而彍騎非徒無益而又害於

事其尚忍言之哉今夫傭一夫於家授若直給若食則必責若事急而不足供於使令者則逐而斥之此庸人鄙夫之見非有過人之智而後察此也況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兵而無補於天下之緩急泛然而無所甄擇也悠然而無所訶責也幸然而不冒於矢石干戈之衝也其孰坐守窮困而不惟此之歸哉蠹之食桑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火之然膏不覺其銷有時而竭此主計之臣當塗之士遊談聚議之人所以每歎夫兵之不精食

之不足也嗚呼不自其所由耗之處而為之計兵日以不彊食日以不裕無所偏就其利而徒兩受其害者亦其事勢之至此無惟乎議論之愈勤督辦之愈急裒歛之愈苛而兵食真若愈不可為也竊嘗論之今日之兵雖以簡中者為額而老弱猶居其半也州郡之廂軍類驅之築城塹供夫役慒然而不之教也至於禁軍雖或使之習干戈聽旗鼓無故不許越境外然才不勝為兵而濫其籍者紛如也推是而言則凡養兵十萬五萬人

或無事而食也養兵百萬而五十萬人之食徒費也若之何而惟兵之不彊食之不豐哉無事時吾民受其虧有事日國家受其誤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我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惟一十二萬平蜀之後所擇而留者能幾人乾德中中外之兵止揀十萬太宗盡平宇宙所增不過三十餘萬積而至於真宗全盛之世兵籍不過五六十萬猶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冗當斯之時東征西伐而兵不患不精衣糧有限而財不患不足誠良法也今

日之兵仰給大農者亡慮百萬兵非不多也而一旦有警常若不足於用一郡給兵歲費或至數十餘萬緡財非不厚也而嗷嗷之口猶有未滿其欲之意是亦大異於祖宗之世矣祖宗以全盛之力而所費止如彼今版圖未復職方之舊而費耗於無用者乃如此嗚呼何知而不為之計乎愚願朝廷力戒諸路帥臣及諸州軍監凡廂禁兵違法而役使者寘之罪兵官早暮弛教閱之法則削其官冗食無用者則使既揀之又揀之少而弱

者使之不得預長征之選老而病者使之自復於齊民之列間有無所歸之人正欲棄之則田子方贖老馬之仁可推也正欲仍之則周世宗所謂無用之物又可鑑也則必削其籍薄給其資俾隸百司之役其為費也亦約矣州郡寬匱乏之憂國家收精彊之用富國彊兵計無易此執事不以其駭俗聽咈人情而難之則沿邊屯戍之兵皆可即此類推矣

教車戰說

夫所謂教車戰者何也愚聞之楚人不齊語傅之齊人則數年之後可使如莊嶽蜀人不知學化於文翁則數載之間聞風於齊魯天下之人非必生而能之也責人以生知之能而置之於未嘗教之域見其不能是也而遽棄之吁惑矣抑不知楚人無齊人之傅蜀郡不文翁之教則鴂舌之音且將沒其身而不變而詩書禮樂之風亦不能如是之藹藹也愚故知人未有不可教患教之無其術不患教之無其術患夫教之不以其漸而已

矣車戰之法行於古著其效求之今未見其功世之議者皆曰南人長於舟非車之便也又曰江淮之阻車不得方軌車非東南之長技也嗚呼使吾而果安於一隅也則車戰之說誠如或者之議吾欲長驅中原洗清關隴則車戰之法誠非一旦卒然之計寧不預講素練以爲必勝之策乎大抵天下之理備不立者功不成習不久者用不精而地勢之論不與焉吾非畧夫地勢也事固有不逃吾所見者也周人本非能水戰也世宗教以

唐人不數歲而出没如神北人本非能水戰也我藝祖有晃明之習而終於可用北人之可以舟亦南人之可以車也孰謂車戰之法不可行於今乎則亦移之以漸而已人之情卒然為之則駭而驚彊而為之則勞而憚吾誘之而使安於變則勞而憚之心不作也久而使之習於戰則駭而驚之態不興也若是而磨以歲月怯者可以使之勇怠者可以使之奮惟吾所欲用如何耳昔吳人僻處江湖之間聞其便於舟檝矣未見其便於車

戰也申公巫臣一旦自楚適吳捨偏之兩且留其子使教之乘車射御未幾而吳人盡其技終與齊晉抗衡上國楚人一歲疲於奔命者七夫吳者亦向之吳也昔不能是而今能是徼巫臣之教愚未見其可也使巫臣不留其子而教之以漸則亦未見其得也世儒往往以成敗論事一吹虀於房琯陳濤之敗聞車戰之法則掩耳而不願聽嗚呼亦惑之甚矣棊一也巧者用之而勝拙者用之而不勝弓矢一也精者舉之而中踈者舉之而

不中寧可以非其人而咎其器乎琯之車拙者之碁疎者之弓矢也平居口道先王語一旦卒然用於軍旅間事非其所素習也兵非其所素講也而欲以抗方張不制之敵如以肉餧虎以羊驅狼果何益哉嗚呼執琯之事而廢車戰者是欲見不勝者而廢天下之碁見不中者而廢天下之弓矢也其可乎今日幸無以房琯陳濤之事議車戰

興水利說

夫所謂興水利者何也愚聞之天下之理遏之於此者必導之於彼有以遏之而不知有以導之則其勢必激而生變夫水之為物柔而剛者也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泄而不能遠潰潰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縱横委曲以求騁奔趍之路當是之時吾不能順適其勢以泄其暴使之有所就有所避則其終必至於奔放四出決隄防蕩陵谷潰冒衝突而有可畏之患竊嘗謂治水莫善於導莫不善於遏堯之水鯀治之鯀之心非不切切然於

此九載而績用弗成者遏之而激其怒故水之為患益深鯀既殛而禹嗣興其功之成乃及于萬世者鑿龍門決大河導衆流歸之海爾嘗取禹貢一書讀之見其記導水者十有一而言入于海者居其七雖導渭導洛導弱水導菏澤之言不及於海要其理未始不順而導之使歸於海也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者謂夫不智乎鑿不逆乎流順適其勢使就于下如是而已爾今之謀利害者則不然見水之溢於西則

遏其西水之溢於東則遏其東曰新田可決也曰舊防可增也曾不知水之下流無所奔趍則吾之用力雖勤而其流益濫矣是以須歳蘇杭湖秀之邦春夏之交天作淫雨則川流泛溢決民居害田稼而其暴不可得而禁禦也夫秀之華亭瀕海有泄水之港杭與湖秀之水皆由是港聚歸柘湖以入于海昔時港無所窒歳雖巨浸而河流不壅故三州之田無虞而吳江雖處下流水勢既分民田亦蒙其利今不加意於是焉何也湖之浦

淑瀕湖亦有泄水之漊苕霅之水皆由是漊以歸于太湖昔人浚其漊而深之且於其所視湖水高下而為啟閉之具以殺其暴故時無水患而民免溝壑之虞詢之故老其遺址尚可攷也今乃委而棄之雖瀕湖之民實其漊之半以為種植之地官司漫視不之省復何耶愚願朝廷力戒有司參酌其宜遣長吏率瀕湖丁保疏導之使衆水皆有所趍則瀕湖諸郡歲免為魚患矣有持首鼠之說者必曰柘湖之瀕海有雲間等三鄉方衆港

之通旱歲則海波逆流為三鄉田苗之害太湖瀕湖之漊時有泥塗之壅歲役丁保則有妨農之害是未可輕議乎此也嗟夫天下之事有利者必有害善計事者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爾且柘湖三鄉之田與四郡之田孰多苟吾之設施得其術使上流有所泄下流不逆行則海波之患夫何慮太湖漊口之役專命一二吏董其事每於農隙之時加工焉民得保其田廬將歡欣鼓舞而從之則妨農之害亦奚疑本朝天禧間江東大水

民胥艱食張綸之使東南也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綸曰不然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盈損居二焉衆川則乘其損而趍之矣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民豈安于災而憖乎力哉僉從其謀而蘇秀俱蒙利先正范仲淹不輕許可且以修水利如邵南陽稱美之愚之說綸之說也惟執事深察焉

單滋進

夫所謂革濫進者何也愚聞之事若咈於人情而理有所當然者朝廷力行之勿恤焉可也夫舉天下事汲汲然惟人情之恤則天下無可舉之事矣且奏補之法祖宗不易之典也仁宗朝則損之遷官之法隋唐不易之制也英宗朝則增之當時之論必謂人情有不樂於此而聖君力行之不顧者誠以清官曹之濫而澄其原苟小有所恤則大有所害焉不可也今日官冗之弊極矣中原版圖未盡復于職方氏而京官合任知縣者動以

千百計盡東南二百州屬縣之闕而與之嘗不足以供其求無惑乎吏部注擬之不行紛至沓來而有賢愚同滯歎也將革其弊則如之何曰無恤乎人情之或違惟察其理之所當然不當然足矣今夫天下之士以科舉而進以世賞而進者俾之三削而闕陞五削而改秩試以親民之職優賢之理當然也彼雜流入仕固宜有限格而豪民之家有濫捧香之澤及以髙貲而授妻恩者胡為亦使之改京秩宰大縣而與進士任子等耶且縣

令之職於民最親除授得人則利興害除主徳宣布或非其人則一邑之間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其為患蓋有不可勝言今之豪民目不知書天資殘刻若寵以子男之任使臨其民彼志在苞苴惟利是徇必剥民之財以奉巳之私監司郡守牽於請託雖目彼之姦贓且畏縮而不敢治百里善良之民三歳受其殘虐未知其何辜故范仲淹謂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天下其言深

有契乎此也竊嘗計之豪民家貲不啻百萬今以其百分之一而圖恩澤則可補官又以其補官之直而為苞苴則可覓舉舉主溢格例授京秩矣不數年叙進一官遇郊霈則又霑服色封叙之渥積之歲月陞于員郎且禄其子若孫是朝廷名器之重富者輕捐槖中之金即可探諸其懐而取之享榮禄於無終竊意官爵之濫從古無是也今將為之法曰民之由捧香妻恩得官者欲改京秩舉主必倍之薦舉之書必責其明言某舉某

人自其塗進為監司若郡守者使其稍有識知視此必唾去不復舉甘心舉之而不辭者則舉主之為人亦可知矣如已改京秩今則不許轉員郎令或任知縣亦復罷去以祠禄如是則官曹庶或可清流品亦有區别而縣令之官亦須得人不至為民害彼濫於澤者自恃其有游談之助也聞是說之行必有以貴戚恩澤為言而敗其議者愚則折之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而明帝不許蕭太后為親求刺史而宋高祖不許秦國公主為子

求近州刺史而真宗不許爵禄天下公器也必賢而是與誠使爾爲貴戚之姻族苟非其才朝廷亦不敢溺以私况爾輩田家子也非其姻族而濫其官今不寘之法而全其軀命亦幸矣爾今復何辭彼自知其官之濫而畏其法之臨也將捧頭請命之不暇其或有怨懟之言勿恤焉可也昔周太祖時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責諸將以不顧人主之勤儉不察國之貧乏不思已之有何功而受賞諸將皆悚恐謝蓋彼之所以

怨其上者不直則吾之於其所怨亦可以勿恤矣夫將士國之爪牙也周太祖於郊賞之薄尚不之恤今將清冗流之濫而行其法尚何恤豪民之言爲願明戒有司力行之

容亭類稿卷十

宋 揚冠卿 撰

雜著編四

疏文

韶州曹溪南華寺修造疏

救世醫王鉢囊猶在無塵明鏡針芥相投信器客傳宗風益振歸卧曹溪深處静聽韶石遺音栢子枝頭已會祖師之來意梅花嶺上任傳春信於行人遂令東土兒

孫盡識真身面目逮長蛇之肆毒暨田祿之興妖碓磨沉淪俱化荆榛之域鐘魚寂寞僅餘瓦礫之場棟宇一新龍象咸慶惟玆器用之飾與夫埏埴之工計匠何啻百金為山尚虧一簣衆力成就如令九仞穈井及泉末後慇懃更看羣兒聚沙成塔原註劉禹錫云達磨救世如大醫王

請僧住北塢五思庵疏

佳城葱鬱䕨龍千尺欲參天紺宇靚深玄豹一班方隱霧副玆虛席得最上乘某人熟世諦而萬法皆圓悟真

空而一塵不染鴈沉寒水影奚礙於去留月映碧潭光無分於表裏眷北塢之泉石拱西山之煙雲不須露影藏身便好逢場作戲粥魚齋鼓豈惟香火之一新禪版蒲團自可晨昏而穩坐當仁不讓毋事牢辭

鷗盟先生王彥和誄并引

鷗盟先生王彥和年八十餘老矣詩益工而身益貧病卧馬頭村家四壁立啼號之聲相聞友人楊諅為作數語謁鄉里朋從及名公

巨卿之高義者庶幾聞而興念激餘波沾丐之俾延桑榆之暮景云

竊以作北牕之唫不及杯水緩西江之激其枯鮒魚鷗盟先生家乏儋儲室如懸罄瓊琚玉佩雖大放於厥辭紫鳳天吳或倒披於短褐年餘八十老矣誰與升斗活之草真卿乞米之書實艱懇之未濟為魯肅指囷之舉尚富貴之毋忘高義不遺交情斯見

婚書

代陳季海答張氏書

蔭聯桑梓欽一時閥閱之隆契合金蘭本累世婚姻之舊洊蒙嘉好詎敢固辭伏承某人師友淵源見聞博洽而某女某人習專絲枲秀乏閨房豈若而人能配君子卜齊姜之育既誤聞龜筮之從依張耳之賢庶永遂門墻之託

代姚澗叟回王計議書

將之儒雅夙欽王謝之家重以婚姻兹結劉范之好雖

幸得東牀之俊自慙非北里之豪誤諧鳴鳳之占遠辱
朶雲之貺以幣帛箱篚將其意益增圭篳之光無榛栗
棗脩告乎虔終愧瓊瑶之報徒深感佩罔既剡裁

代趙應之回蘇經略書

令德有後適追孔李之盟同官為僚載結潘楊之睦時
方多故曰未有家庸先馳尺素之書庶早遂終身之託
乃勤幣帛增賁衡茅婚姻以時已合好於二姓歡欣如
一尚偕老於百年喜溢于衷言不盡意

為帳幹與王氏書

儒雅醖藉夙欽王謝之家兄弟婚姻茲結潘楊之睦合好二姓徼福前人伏承令女某人姆訓素嫻閨門挺秀某弟某勲名未立湖海倦遊方採蘋興南澗之思而坦腹與東牀之選齊大非吾偶也雖莫遂於牢辭平固長貧者乎或可酬於厔德

又代王户與李司理書

同官為僚方遂聯於王事二姓合好茲乃締於姻盟託

羿云初占辭敢後伏承某人素嫻姆訓挺秀閨門而某第幾男某幼讀父書粗聞詩禮雖際有家之願實深非耦之慚諾重百金既協鳳占之吉幣陳五兩庸修鴈奠之恭誠意是將瀆尊為懼

祭文

代永思陵修奉使副正月六日渡江祭江神文

充員修奉護役園陵提兵吏涉江自今以始惟神受職相兹役事俾往來善濟無驚波之虞則亦惟神之休

又代修奉司欑宮路祭文

赤符受命黄屋非心退居大庭之間訪道崆峒之上得青丘之真訣方茂介於壽祺乘白雲於帝鄉遽遐躋於霄極聖心永慕孝思無窮日月有時灞水象漢陵之制人徒不變稽山惟禹穴之仍仙域肇新神靈營侍臣等蒙恩護役庇職罔功建地因山寅奉制言之懇懇踰梁下阪忍瞻羽衛之煌煌望龍髯而莫攀抱烏號而抆涕

又梓宫發引路祭文

德盛五帝功冠百王基緒重興歴服無疆退居大庭尊為上皇漢殿稱觴其樂未央非心黄屋乘雲帝鄉弓劔遐遺臣民感傷衣冠閟藏喬山之陽萬歲千秋皇圖永昌

又代鄂渚路祭文

國有大憂朝晡臨于庭臣子之義當然也屬者慈極上賔誥遺萬國臣方典兵閫外不即奔趨大行前令兹靈駕在塗羣心永慕潔涓之薦臣又弗克躬親執事睇瞻

喬山龍髯莫攀哀摧肺肝涕零如雨

向夫人啟靈祭文

三月而葬禮之經也遠日協吉攅于郊坰升自西階送形而往祭奠於庭而哀離於其室者玆又人子之念毋示不忘親也嗚呼柩不暮宿涓休夙興旂旐翩翻笳鼓悲鳴即襄大事妥安明靈靈兮顧歆以燕及後之人

又同日至板橋攅殯祭文

日月有期將徇戴經之制山川云遠未遑蜀道之歸即

此丘園營夫宅兆其葬也不封不樹雖務權宜然事之

如生如存敢忘盡孝

洋州寒食祭文

春秋祭祀人子所以致時思於其親也霜露既降怵惕

于中匏繫一官不果躬親即事顧瞻飛雲遠馳敬恭心

焉感傷涕零如雨

冊寶禮成追封三代代焚黄祭文

父太師

坤儀受冊祇拜殊恩渙號疏榮追崇先德睠惟我父實
大吾門勳庸紀述於旂常畏愛流行於郡國茲晉維垣
之秩式昭贈典之華其命惟新欲報罔極
妣
母兮鞠我垂休無窮子之慕親欲報罔極茲受坤儀之
冊晉疏秦國之封焚告墓庭增光泉壤莫罄晨昏之養
惟深霜露之悲
祖太傅

鏤玉陳儀厚人倫而正始明綸錫命嘉世德以追榮衍慶吾門實繇王父爰陞華於公傅俾焚告於墓庭尚克顧歆以承休寵

祖妣

位奠中闈恩霑外族追榮祖妣夙著姆儀爰膺信國之封載錫宸庭之命尚欽承於帝寵以衍慶於孫枝

曾祖太保

祖德之修其來也遠慶源之衍所報必豐兹儷極於九

重爰疏榮於三族晉躋公保賁飾幽扃雖逈隔於松阡
庸祇焚於綸告尚承新渥以燕後昆

曾祖妣

涓休受冊位奠中闈正始厚倫恩霑外族爰追榮於三
世用加賁於九原晉疏崇國之封載錫宸庭之命惟祇
承於殊寵以祐助於後人

歸謁五世神座祝文

五世祖祖妣

表正六宮恩霑五世奕奕寢廟安安神靈涓吉陳儀躬
行祇謁
高祖祖妣
奕世載德建聞無窮廟饗于家國有彝制尚承殊渥以
佑後人
曾祖祖妣
聲聞鄴中積有餘慶詔封王爵廟饗家庭歸謁容儀躬
行盛典

祖祖妣

寢廟翬飛涓辰祗謁惟予祖德衍慶孫枝疊拜王封尚承天寵

考妣

二南正始王化之基欲厚人倫首頒命數祗謁寢廟孝思無窮

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

五世祖祖妣

奕奕寢廟妥安神靈歲律肇新王春茲始虔修祀事庸展時思

高祖祖妣

春秋祭祀典禮之常廟饗于家元正伊始潔蠲以薦神其格斯

曾祖祖妣

聲聞鄴中積有餘慶詔封王爵廟饗家庭春令告新虔修祀事

祖祖妣

寢廟翬飛王封載錫青陽布令祀典肇修備物薦誠用伸追遠

考妣

天令循環孝思罔極春王正月時祭敢忘籩豆靜嘉陳儀寢廟

又秋孟祭享祀文

五世祖祖妣

五世之廟歳祀有常執矩司秋農乃登穀因時致祭備物陳儀

高祖祖妣

德全鄉社慶流後昆秋祭曰甞順時而祀奕奕寢廟如將見之

曾祖祖妣

孟秋之月寢廟薦新國有彛章禮均外族爰修歳祀以厚人倫

祖祖妣

春秋匪懈祭祀以時祖廟翬飛豆籩森列薦其嘗事尚克顧歆

考妣

星火西流霜露將降是用孝享參之以時淒愴于衷欲報罔極

郊祀禮成及歸謁追封王爵焚黃祝文

曾祖

澶淵之役磁相被兵力剉天驕屹全鄉社慶流來裔位
莫中闈凞事告成躬行歸謁詔繇公保命錫王封永衛
之邦古為大國服兹茂渥佑我後人

曾祖妣

我曾大父有聲鄴中克相其成實繇懿德郊丘霈澤祖
廟陳儀唐魏真封小君美號庸彰陰報昭示殊榮靈兮
顧歆祗承天寵

祖考

祇荷帝恩正位坤極澤敷郊時詔諷廟庭命畀王封用

彰祖德信為名邑鄭實大邦申錫褒綸增光幽穸宜承

眷渥永燕雲仍

祖妣

圜丘錫類寢廟追榮祖與妣同恩隆眷渥詔升大國位

正小君自周而秦洊頒宸綍明靈如在帝寵其承

考

功在王室銘書旂常天鑒其忠慶綿于後郊丘大賚寢

廟告成帝命追榮王封再錫歷陽古郡全閩會藩綸綍一頒神人胥悦凜然生氣尚克欽承

妣

母兮鞠我顧復恩隆屬際飛龍命加褕翟靈壇蕆事寢廟告新爰舉彛章晉封大國商邑翼翼魯山巖巖誥演金葩光賁泉壤兹誠曠典式慰母慈

祭顯慶義禪師文

師之一心等乎太虚浮雲莫滓體常自如我昔兒時汨

其玄珠師以至言啟闢發樞二十年間載而與俱日用飲食無欠無餘嗚呼師今已矣誰其起予奠以生芻淚盈我裾

代劉運使伯和秋祭本衙土地文

春秋祭祀典禮之常擊鼓迎寒霜露將降用涓吉日走于羣祠維神之靈芘茲公宇殺核不腆恭荅神休神其顧歆無忘終惠

祭廣東主管衙土地文

萬里落南黄茅間作兹依神芘疾既有瘳牲酒肥香用
荅靈貺神其終惠俾奠攸居所願無餘終還嶺北

祭諸廟祈雨文

四月維夏庶草蘩廡嗟我農夫俶載南畝浸彼稻田以
祈甘雨工祝致告神之聽之油然作雲陰雨膏之有功
於民何日忘之

祈晴祭文

壟畝如雲既方既早暴以秋陽乃克堅好既窘陰雨將

害于成閔此農功惟神聰明擴以澄霽俾就豐登

代謝落階官祭祖廟祝文

某領兵衛府越五六年時方戢干戈無尺寸以紹先烈迺者天子親御鞍馬閱武近郊叨被恩綸命正兵團之秩退循非據惴惴懼弗能勝惟我祖我父克相於後之人是以登于兹繼自今敢不益自奮勵思稱所裳用以為報

代祭謝舍人文

惟公負抱才猷嘿不得施出贊戎機僅越歲時云胡一疾遽爾淪棄天不慭遺而止於斯乎嗚呼哀哉公從予遊十年於兹蠟屐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咏相與追隨琳琅金薤之書璀璨瓊琚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奠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䰟兮徠只

代焚黄祭文

乙巳冬天子祀南郊誕敷惠澤在庭百執皆得追榮其親我先君爰自廉車而授洋川之鉞先夫人肇膺封邑而加蓬國之華咸被賚書俾光泉壤某等恪居官次不克躬親即事哀榮之感惻怛于衷揆日消休焚告墓下惟我考妣服此湛恩以垂祐於後

代寒食祭文二

三釜之禄貴及於親風木纏悲日月逾邁兹修歲祀以致時思遥睇松楸寸心摧折

謬司羽衛遠去祠庭春秋祭祀敬薦蘋蘩惟我考妣來

顧來歆以垂祐于後之人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亭類稿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馬履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

容亭類稿卷十一

宋　楊冠卿　撰

古律編一

古體詩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氤氲臨大路飛簷轉春風綺窓鏁雲霧姣服者誰子傾城此容與娟娟長眉青不受脂澤汚娉婷惜不嫁恐為蕩子悮寫心汎清瑟獨不怨遲暮

東方有一士

東方有一士不見心忡忡尺壁未足多夙好良所同永懷不能寐攬衣出房櫳遙夜未渠央取琴和秋蟲豈無時世交諒彼不相容

銅雀妓

分盡餘香空寶奩罷臨歌舞夜厭厭清蹕不傳虛繐帳洞房月在西陵上玉殿塵埃閑御仗翠眉忍上平臺望宮車一去不復還畫羅金縷尚斑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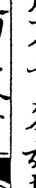
赤玉簫

玉簫早入涼王墓弓劒衣冠只同處千年邂逅出人間顏色聲音幸如故雲門曲譜不分明趙瑟齊竽各自名傳看樂府無人識此簫收聲甘棄擲

秋懷十首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為韻

寒蟬初停號客燕催將歸吾亦客一世去此復焉依歛衽聽物變著書明化機深參漆園吏渠語甚精微

秋風不肯來如挽弓百斤忽然徑排戶態度殊不文方



深裊褐戞暮雨低行雲焚香快熱睡夢破尚微曛
呼船下平湖山如髻鬟瞰物華逼摇落水明天淡淡中
藏今古愁歳月不可勘為語羊征南聲名本來塹
飢來詎堪忍振履商頌歌時人不料理政可著巖阿偷
龜且曳尾勸公無渡河一朝失脚去寧得此婆娑
古人例躬耕我坐老無斲勇為梁父唫巳媿杜鵑喚幽
幽桃華源尚不知有漢婦子彼何為徒使人意亂
月上天無雲樹陰散扶疎秋聲生寂歷涼颸滿吾廬幸

此尊有酒敢歌食無魚陶然且一醉世間各賢愚
春秋困深寒夏穗仍愍雨書來西江西赤地掃瓜芋墨
數食指多坐羞長袖舞憂憂米如珠南山采薇去
晩雲壓垂陰零露不成滴隣牆幾好樹葉下聲策策一
燈同夜闌此抱誰與適前身豈壁魚甘擅文字癖
憂來抵探人衰懷小城孫解圍賴從事幾成不支梧所
憂豈其私天高信難呼努力加餐飯世緣久崎嶇
幽花上籬落寒煙婘楸桐絡緯勉婦織暮色凄房櫳日

月如跳丸蠹魚不書攻髮黑今益白脫巾成老翁

北亭

北風無時休荒山路綿綿老馬被吹揚卻立不肯前我僕行且仆竟日數里間悠然欲何適正坐歸無田

感事

我車昔載脂柳色初濯濯及歸脫征驂柳葉半黄落怳然僅一夢已費十晦朔祇應為客老惘惘不自覺

赴城南隱居小集

白雨濯青山孤雲靄餘姿溶溶荒江水近岸生清漪扶輿出城府眷此幽人期茅茨倚林麓秀薄相參差欣玆蹔解帶虛白明朝曦向來旅窮傲抑鬱中懷悲相逢輒顧笑觴酒相淋漓春風不日去淹留我何為

悲秋

秋色遽如許容心徒自驚盈盈露花泣策策風樹鳴別影詎可吊强懷不能平軒車幾時還惻愴難為情

沄沄西江水送我沙邊舟當時送行客勉我無久留晤

言究如昨庭葉忽再秋人生寸心違何以消吾憂

夜坐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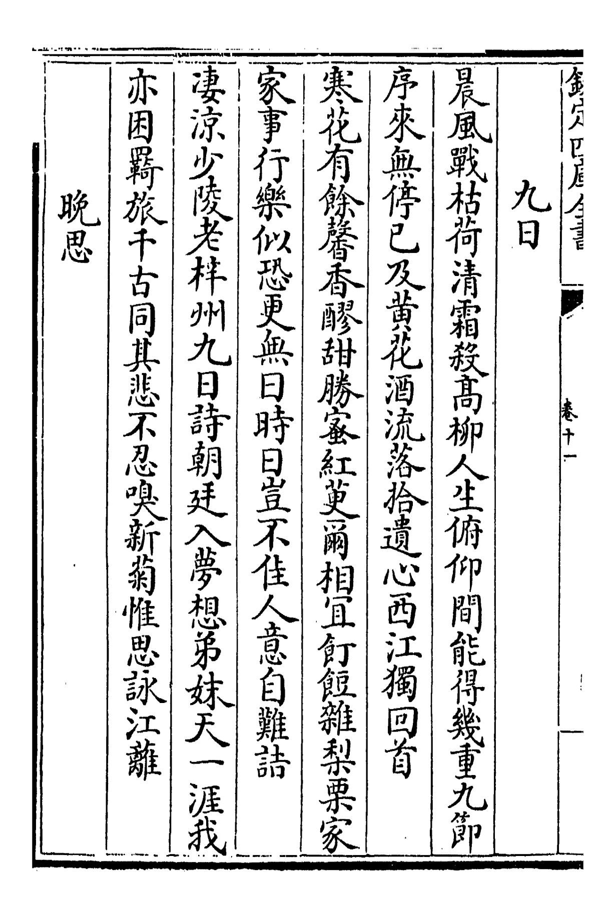
南風掃陰翳快若誅神姦日暮天無雲月出房心間幽人倐蒸溽癡坐山中山連連甲子雨幸此天破慳清明皆我有何但窺一班

春泥少曽乾天漏幾不補冥觀赤烏飛喜見長虹吐脩竹來清風孤光相媚嫵心神濯氷壺何必須起舞更欲尋斷橋前溪有飢虎

春夏季孟閒草木蔽山骨青蒼靄芳華煙霏相出沒適
從憂患場觀化超理窟無心岫間雲有定水中月我方
意如如誰尚書咄咄

暮景

鞍馬來殊方祇園已秋寂虛堂耿清夜卧聽寒雨滴永
懷平生願浩蕩誰與適愁心正紛如西風韻鄰笛
客行無常期遠適亦有歸家人具膏沐垢髮幸一睎可
憐兒時面坐受塞色欺看鏡恍如失功名定何時



九日

晨風戰枯荷清霜殺高柳人生俯仰間能得幾重九節
序來無停已及黄花酒流落拾遺心西江獨回首
寒花有餘馨香醪甜勝蜜紅萸更爾相宜飣餖雜梨栗家
家事行樂似恐更無日時日豈不佳人意自難詰
淒涼少陵老梓州九日詩朝廷入夢想弟妹天一涯我
亦困羇旅千古同其悲不忍嗅新菊惟思詠江蘺

晚思

花意就銷歇芳樹初陰陰溥帷受清吹鳥聲幽院深感
此時節改素標不勝簪取酒洗玉船慰我懷古心小醉
睨落景歸盟猶可尋

久客倦遊歸憩僧坊有懷逢居梵竺卿寂光常

不輕

志士長骯髒曲鈎封公侯得喪亦何有賢愚同一丘日
月如跳丸少年今白頭胡為浪自若九折不停輈龎眉
碧眼禪一笑萬事休遼鶴我言歸君其來與遊

冬半山間忽見桃花容云江梅已芳且約一笑

花下

緣雲梯逕穿林麓歲晚山寒風折木司花爲我發春妍繁紅幾樹鶯愁目有美人兮在空谷似笑漫山總粗俗淡煙疎雨羅浮村萬里相將跨黄鵠

秋日麻姑山

擲米作珠璣麻姑已仙去滄海變桑田乾坤自今古我來訪靈蹤日落青山暮玉殿瑣清秋霞裾隔煙霧户外

黄冠師三問三不顧騎麟翳鳳凰笑指虚無路

耒至池陽五里有齊山寺寺後巖石巉然縁崖

而上絶頂有翠微亭即杜樊川九日攜壺地也

自亭而西憩集仙洞

泉石吾膏肓佳處每忘返攜壺上翠微一雨秋政晩千

巖如獻狀秀色疊層巘緣雲梯逕入危磴石偃蹇洞戸

訪真仙丹成骨已换羽化今幾年鸞鵠若在眼

自馬當而上至壺口三鍾石蒼崖壁立下瞰層

淵湍流急甚釣叟穴其傍往來自若吾恐其為

蜚仙也故作是詩

千崖削蒼壁萬仞臨深淵老翁立其傍習慣若自然笑

歌驚波瀾步武生雲煙我欲從之遊結茅山之巔舉瓢

酌天漿醉拍洪崖肩明月夜橫玉共看淩波仙

古有採鞠茱萸篇而無一語及淵明長房舊事

鞠茱於此其亦有憾矣乎九日戲為鞠茱補闕

其體則準之簡文

落英拾秋鞠委佩紉芳蘭以其清且芬可服仍可餐吳茱味苦辛奚亦登君盤囊紗縈臂玉恍記汝南山黃鵠招不來偲子何時還茱萸

紅塵着脚雙鬢斑折腰五斗真作難巾車一去不復還歸卧柴桑紫翠間東籬悠然見南山欲辯忘言心自閒採鞠

又漁社李先生寵以和篇復用韻

南國有秋茱芳馨襲椒蘭臞儒山澤間晨霞却朝餐置

之紅錦囊薦以黄金盤瓶乳下青雲一笑頳玉山雞犬聽湛浮遼鶴將自還茱萸

西風寒巖菊蘂斑索米長安行路難投林倦翼蚤知還袖手歸來三徑間雲屏萬疊匡盧山鶴唳猿啼千古閒採鞠

三輔黄圖載趙飛鷰太液池結裾遊宋公雞跖載飛鷰太液池歸風送遠曲俱謂飛鷰欲御風仙去雜用古語戲題於後

依飛挾宸舟彩鷁䌨雲母波涵太液秋影動靈鼉吼觀雲棹水擲茭蕖馮夷擊鼓羣龍趨飄飄仙袂隨風舉帝憐飛鸞結纓裾當時得意更深眷承恩日在昭陽殿玆遊奇絶冠平生三十六宮俱健羡太液結裾遊

瑶池翠水波粼粼日暮寒生碧草春阿嬌厭貯黄金屋來歌送遠歸風曲仙乎去故而就新歌聲嘹亮遏行雲黄鵠一去無消息人間有情淚沾臆歸風送遠曲

秋夜唫

洞壺漏澁秋宵永翠梧葉落敲金井錦帳香消枕玉寒驚迴昨夢難重省起來刁斗連營静碧雲飛下征鴻影蠻牋誰遣寄相思鏁窓笑剪幷刀冷

秋琴詠

巖花月彩浮井桐露珠滴悲秋適有念擁琴坐西壁古音拂朱弦一倡千慮滌無雲山雨飛松風寒淅瀝魚龍盡出聽萬籟天地寂

秋夜對酒用前韻

夜雨急復疎簷溜秋聲滴虚堂夢乍驚青燈餘四壁牢愁推不去濁酒詎能滌蒲萄出西涼瓶耻無餘瀝兀坐倚枯木棲心寄禪寂

採芙蓉詞

采采芙蓉華集之以為裳自彼若耶溪登于君子堂馨香壓紉蘭把玩畀瓊芳佩服古無斁懷人思沅湘

商婦唫

妾本良家子嫁作商人婦蕩子去不歸幽閨長獨守平

生松栢心歳晩柯葉茂飄絮亂因風肯若道傍柳朝來尋姪娣典衣換春酒郵籤訪水程去問夫健否白面誰家郎下馬清溪口却立不肯前邀妾相先後寧知天壤閒貴賤從其偶妾身雖同塗妾心終不負

少年樂用李賀韻

青雲年少歡娛地脆弦繁筦東風裏金狨醉倚玉驄驕歸去晝橋臨緑水斂梁斜嚲雲鬟墜錦帳美人初睡起促上紅茵䠥舞袂春愁不展眉峯翠

美人在空谷

有美人兮在空谷肌膚氷雪顔如玉珠袖輕綃卷翠雲日暮天寒倚脩竹自言久住黃金屋舞遍霓裳羽衣曲昭陽春盡音信稀傷心暗憊眉峯綠百年日月雙車轂富貴榮華如轉燭蓬海迢迢天六六馭風歸去騎黃鵠

山阿步月喩

遊子莫何之攬衣出京華松舟逐桂檝渺然下鶩波夜久羣動息明星耿斜河維舟亂石間步月前山阿霞佩

凌空偃瑤章方詠歌見我若舊識問訊今如何我欲從之遊長嘯入雲蘿可仰不可攀高峯鬱嵯峨

久雨新霽蚤過松竹道院復以雨歸因用汪彥章一春畧無十日晴之句

一春畧無十日晴霑前溅溅鼃黽生晨興登視雲霽平攬衣出門聊意行東風吹拂酒面醒花光掠我雙眼明舉頭還聽鳩婦鳴歸來有酒愁獨傾

翌日晴霽復用韻述所見

癡雲挾雨雨不晴門外野田春水生登臨一望渀然平滄波十里舟可行農人楞腹愁弗醒今朝喜見天日明前村相去幾牛鳴試問誰家廩粟傾

趙仲實如吳江扁舟來別因以送之

少年結交翰墨場舉頭不覺雙鬢蒼世塗巇嶮如羊腸交情耐久無炎凉我今讀書松竹莊君兮去去吳淞江音書莫惜頻寄將新詩分我古錦囊

九月二十一夜夢至亂山叢石間出甛道傍拂

石坐古榕下仰視木杪蘿蔓淩空與欲蜚舉既

覺哦成古篇

古榕夾道周老幹參天碧溜雨四十圍下視庭前栢垂根相勾聯敷蔭接南國淩寒不改柯閲人如過客山空秋月明路遠車塵寂清遊記昨夢危坐倚孤石矯首睇雲蘿雙臬生羽翼

秦侯不調累年識者嘆息兹以規恢祕略親簡

上知有詔復其官亨衢自此發軔聞之喜甚為

作古篇

天驕飽肉氣勇決憶昨彎弧射漢月玉關保障烽燧驚豺狼塞路人蹤絶將軍方着從事衫指揮義士征河南設奇間道依嵩谷百戰崎嶇不解驂攻城陷陣收殊績捷書夜到甘泉北天子興嗟恨見晩俾將樓船護江國將軍擊檝誓中流英風凛凛氣横秋胡為拘縶不得逞歸戴南冠效楚囚一朝奮激肝膽露刺刺羞聞婢子語袖攜文字幾千言徑趨閶闔排雲去帝勅天丁下取將

玉音誦之聲琅琅侍臣却立屏東箱奇謀創見驚未嘗
明日北門天子詔似怪十年猶不調盡還故秩問所從
豪傑中原資號名我今塵敝黑貂裘藥裹關心萬事休
挑燈看劍夜無寐耿耿猶懷嫠婦憂相期談笑青油幙
關河去展規恢略燕然碣石與天齊為君重勒千丈碑

秋日自武林病歸漁社李使君惠以長篇誦之

再四沉疴脫然

憶昨走京華炎曦晝方赫終日無一欣夢遶舊泉石西

風趆驚波兹馮挂帆席千年遼鶴歸客屨户外積雕胡飯新炊雲腴飲甘液杞狗雜苓龜夜吠更晨吸榮華風中煙得喪付兒劇寧復效轅駒長鳴悲伏櫪李侯金閨彦氣與嵩華敵龍門世莫攀冰鑒古無匹駃騠千里駿晨炊共蓐食高唫動鬼神落筆風雨疾句誦血糢糊妙理難致詰

古意

渥洼天馬徠虎脊而龍膺追電籋浮雲滅没如流星絡

以黄金鞿閑之白玉京王良驂帝御望舒引前旌朝踏交河氷暮清瀚海塵歸憩華山陽談笑静甲兵胡為芻豆拘下與駑駘并羊腸困九折鹽車縶長纓懸金方市駿引脰聊一鳴伯樂肯回顧價其十倍增